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

访

FANGLING
ZHAJI

灵札记

邓启耀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访 FANGLING
ZHAJI

灵札记 邓启耀 著

责任编辑：张安庆

封面设计：周艳梅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

访灵札记

邓启耀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1 字数 118,000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321-1836-3/I·1493 定价：9.00元

编者献辞——

“地球村”的概念使地球“变小”。

人类,不,严格地说是“人的家庭”却在变大。西文 family 在人类学里面可归到“人科”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背景里来看待。

人类生产和生殖的直接后果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讲究欣欣向荣、人丁兴旺。家庭伦理讲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行最通俗的说法却是人口爆炸。无论人口增长带给社会“正值”还是“负值”,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变大了。

只理解到这一层面还远远不够。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地使自己聪明起来,从而与其他生物的距离越来越远。人类学有一个普通的术语“图腾”(Totem),原系印第安方言土语,意思是“他的亲族”。这个术语之所以波及面这么宽,因为它说明在人

类原始阶段,普遍存在一种将自己与其他生物放在一个不分彼此的层面上来认识,某一种与人们关系密切的动物、植物也就成了“亲族”。今天,人类的这种认识已经远去、疏淡。因此,无论从生物的进化还是思维发展的意义看,人类变大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机器人早已经不再新鲜。它替代了人类繁重的工作,它的有些“本领”远比人类大得多。再比如最近“克隆”技术的出现,把人类带进到可以复制其他生物甚至人类自己的阶段。人们相信,只要愿意,人类现在或者将来的某个时候,可以在生物领域“制造”出以往人们只在神话中听见的“半人半兽”。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帮助人类去了解祖先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物。今天的航天飞机飞到地球以外的星体上去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变大了。

人类除了了解其他事物,还有一项任务——了解自己。人类有两大属性:生物性和社会性。“社会人”的精彩之处在于其文化。文化可以将中国人、英国人、日本人等从国籍上区分开来;可以把汉族人、苗族人、纳西族人在族性上区分开来。甚至可以进一步把这一地域、这一人群与另一地域、另一人群从习俗等方面区分开来。文化可以将自己与祖先进行历时性串联;也可以作你、我、他的共时性比较。这一切无不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提升到了空前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变大了。

人需要不断地了解自身,了解在新的情况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人类学可以帮助做到这一点。

在中国,人类学是一门既老且新的学科。说它老,指学科的思想依据可以上溯远古。在西方,“人类学”由亚里士多德首创,作为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则诞生在 19 世纪中叶。怎么说,它也是位皓首长须的世纪老人了。说它新,一是指人类学属于标准的“舶来品”,来中国已是晚近的事情。本世纪初,我国就有一些学人致力于将这门学科介绍、引入,教学和研究也同步进行。也出现了一批影响力波及海内外的大学者。但不管怎么说,人类学是一门迟到的学科。二是由于人类学在西方的产生与殖民主义扩张一并形成,殖民主义扩张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类学的职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人类学这个“婴儿”便一度与殖民主义“洗澡水”一起给倒掉了。直至改革开放后的 80 年代初,人类学才重新在中国复兴。在许多人的眼里,它完全是一门新学科。

人类学同时是一门“大”而“小”的科学。说它“大”,一指凡属人类之事务、事象、事理皆可纳入。二是指人类学研究强调普同性、整体性、整合性和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这使得其他学科无法在这个高度上与之比拟。说它“小”,指人类学研究要求从最具体、最细微处入手,讲求实地调查,也就是所谓的“田野作业”;讲求参与观察;讲求长时间与被调查者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身体力行。这一切决定了人类学调查资料的真切和细致。用“以小见大”来说明人类学的品质再合适不过。

人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人的科学。人类社会越是发展,人类也就越需要正视自我。可惜,长期以来,出现了人类

学成为人类学家们的专利品的倾向。从广阔的“田野”走进庄严的学术殿堂,致使一般百姓望而却步。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它的品质。

有鉴于此,目前一批相当活跃的我国中青年人类学者和相关学科的专家达成一个共识,将人类学在中国的普及当作一项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并在 1996 年 8 月间,发起和策划了这一套《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我们的设想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促成我们将良好愿望变为了今天的现实。

我们真诚希望,人类与人类学靠得近一些、再近一些。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编委会

1997 年 3 月

目 录

一、彷徨歌心	1
1. 民歌手——一个重复的故事	2
2. “走出大山”的风波	14
3. 彷徨在众目所瞩的焦点	21
二、无辜的邪婴	38
1. 冷屋	38
2. 跳神者说	48
3. 伸向双婴的手	55
三、错位的游魂	63
1. 生育禁忌	63
2. 告别神话的双生子	66
3. 拒绝错位之灵	74
四、漂变的“图腾”	83
1. “花精”误读	83
2. “跳虎”旁录	92
3. 雉与非雉	102
五、峡谷迷魔	108
1. 搬演祭鬼	108
2. 弄假成真	118
3. 废城	133
六、寂寞鸥灵	144
1. 独行的老人	144
2. 半世纪人鸥悲欢	152
3. 生与死,擦肩在半月	155
七、闹市蛊影	164
1. 中蛊的人	164
2. 治蛊的人	171
3. 论蛊的人	178
后记	190

一、彷徨歌心

不得不走了。

满头大汗钻进车，刚放好相机录音机之类，车发动了。
窗外车灯映着许多挥动的手。

忙把手伸出去，立刻被拉住，拉住了便摇，硬而温暖。

突然，我的手被一双瘦弱的手紧紧抓住，一时竟不肯放开。我再迟钝，也能感触到，那手掌中，握着许多话。

这是一双女人的手。

黑暗中，不知她是谁，车动了，手松开，但在一刹那间我意识到，我还须再来，弄懂那双手握住没说的话。

一年后(1992年)的初春，我被邀参加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导演问我何处有可拍的东西，我毫不犹豫说出这个村名。再问拍什么，我说不知道，只记得上次临别握到一双手，手里藏着许多话。

莫名其妙地，导演竟相信了我这莫名其妙的说法。于

是，全班人马二进山寨。

1. 民歌手——一个重复的故事

这是滇南一个很普通的山寨，海拔 1350 米，有五六十户人家，全是草顶竹笆房。沿着一条又窄又陡的土路走到尽头，便是这山寨罗玛寨^①。

罗玛寨坐落在一个小山坳里，四周被山围住，南边的山叫“老舅家梁子”，因为这是舅家所在的方向。二百年前，这个民族有一支从红河迁来，过澜沧江时，分成若干股，有的过来了，有的被淹死，过来的人被水冲成两路。这个寨的人从右边过来，自南边山梁子进入山坳建寨。建寨的祖辈死后埋在西边的“罗丙巴阿”，意为“埋人山”；东边叫“罗玛罗黑”，意为太阳出来处；北边是寨后梁子，神树和后寨门都隐匿在一片树林中，寨门外是山坡，一道深深的山箐将山寨与外面的世界隔开，远处可以看到一条公路，一直延伸进逐渐变蓝的山谷里。

上次来时，就是在这片山坡上，我被一群女人围住。听说我是“省里来的”，一群嘻嘻哈哈的女人，任你一句我一句唱开山歌，要我录下来带到省里。

山歌由一位中年妇女挑头唱起，她一唱就很政治化。歌词大意如下（未经整理）：

① 为尊重当事人隐私权，本书第一、二部分除事实外，凡地名人名皆为虚拟。

“哦啊哦，建设新中国，我们很高兴，
但是中国变化多，我们有些不放心，
卖菜卖肉卖瓜果，卖得不放心。
现在摆摊多，样样买得着，
我们很满意，
不满意的有一点，
就是国家不收粮食了。
哎哟，想去北京说，
又不晓得咋个走……”

她们用民族语唱，我听不懂，便有位背孩子的少妇停下
唱，为我逐句翻译。

“里霞哦厄（这是起头的话，没有意思），
我一出门就要唱歌，
一唱歌就很伤心，
唱得连黄鼠狼都给它撵跑。
独自唱了一整天，回家咋向爹妈交代？
是背柴回去，还是拿菜？……”

见我老实实在记录，她们便问：“你想听什么？”我说：
“随便唱，就唱你们平时唱的。”

“哪里唱得完呢！怕你记不赢。”她们笑着商量了一会，
便放开嗓子唱开了。

“（她这是模仿男的唱。意思是）：
你我约定的话不要反悔，
睡觉的时候不要忘，

吃饭的时候不要忘，
我俩说的话——二二要记住。
你给我的镢头，要是反悔就不还你了！
捏到了葫芦不要放，
我俩说的话不要忘。
刀拔出了，刀把把不要放，
我俩说的话不要忘。
说的话忘了，饿老鹰会来叼。

（下面是女的还给他话）：

我们是××寨的姑娘，
外寨的小伙子，要是听见了就回个话。
春节过了，心里痒了，想找伴串，
树叶绿了，姑娘大了，要嫁得了。
心里想得睡都睡不着。
出嫁的时间到了，
娘老子的话不听了！
我想的是要嫁汉子，
嫁的年纪到了！”

未及唱完，已笑得女人们满坡打滚。

这样边唱边闹，转眼日头西斜。

远处山谷有炊烟升起来，女人们记起自己的事，渐渐离去。山坡上只剩下年轻的几位。

少妇背上的娃娃哭起来。她一边颠，一边继续翻译。我不愿看她那样，就合上本子，说，到这儿吧，你看娃娃要什

么。

她利索地把娃娃转到胸前，我才伸手想摸摸孩子，她已解开缀满银泡的胸甲，露出白皙坚挺的乳房。

我有些尴尬，忙扭转身去弄录音机。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山坡上突然显得很静，只有微风轻轻摇动着树叶。我收拾着东西，准备向她们道别。

像风一样，不知不觉中，一支歌轻柔地起了头。不用翻译，我也能听出这是一支“哄娃娃调”。但我从没听过唱得这样好的。她半闭着眼轻轻摇晃着，歌声不像从她嘴里唱出，而像从她整个身心摇出来的。因为我不再注意词意，反而更体味到音韵的优美。孩子在她怀中舒服地躺着，小嘴有节奏地蠕动，成为歌的一部分。而那歌，又和她坐在草地上奶孩子的体态，化合为一尊动态的雕塑。它们显然已经超出了视觉或听觉所能感受的范围。我不知道我面对的是音乐还是雕塑，是实相还是幻境。我觉得时间和空间一刹那间都被这歌还原到母体的圣洁，还原到万物起始的混沌合一状态中了。

这不是人声，是天籁之音。它连通它感应的是天地和灵魂——裸开的灵魂。

我正对着裸开襟怀的她，不再避开自己的目光，没有欲念，只有感动。夕阳使她的乳房灿若透明的果实，里面装满阳光。孩子闭着眼吮吸着，我恍若看到传说中的圣母和圣子。

这支哄娃娃调，单纯，毫无包装，让人想起没经包装的

遥远如婴儿的自己。

我感到自己有些发抖，由于激动。

就在我转过脸大大喘了口气以让自己稍稍平息一下的时候，忽然瞥见树后隐着一张泪脸。苍白，但应算得是这个山寨里最漂亮的吧。见我看她，哗地隐进树丛。

我正奇怪她为什么躲人，歌手怀中的孩子丢开奶头，哇地大哭起来。

歌手有些惊慌，四下张望了一下，匆匆背好孩子：“太阳要落了，娃娃应该回家挨火塘边了。”

我陪她走了一段，知道她名叫阿攸，由于歌唱得好，县里曾有意召她去吃国家饭，不想她拒绝了，为了一段情缘而留在寨子里。

我感觉她的事挺有戏的，就说：“也许，我们还会来。”

“来了就住我家，”她爽快地答道。

这一次果然来了，我们决定多呆些日子，就住在阿攸家。我想，分手那晚，在黑暗中握住我手的，应该是她。

阿攸家住在寨子西边坡地上（图一）。上方是父母的大房子，下面是她小两口新分的家。我们到的时候是正午，虽是2月，北回归线以南的阳光仍很叮人。该是农闲季节，她家却空无一人，只好坐在树荫下等。不一会，一位老大妈抱着个婴儿来了，指指山上，又指指孩子的嘴。我们猜这是阿攸的婆婆和孩子，老人告诉我们阿攸上山去了，但很快会回来，因为那孩子已开始哭，大概是该喂奶了。



图一 站在家门口,歌手阿攸,每天都可以从这个角度看见整个寨子,对于她来说,太阳永远都照在同样的地方。

果然，没等我们坐凉下来，阿攸已经背着一筐柴风风火火地赶回来了。见到我们一愣，随即咧开嘴笑。我迎上去想帮她从背上卸下柴篓，好沉！尽是湿柴，差点把我闪了腰，幸好我们的司机周师傅手快，两条汉子憋红脸，将柴篓放下地。我这时才注意到阿攸是那么弱小，个头还不及我的肩膀。背这一篓柴走山路，真够她受的。

阿攸满脸通红，汗水湿透衣襟。她顾不上擦汗，接过刚开始哭叫的孩子，卷起上衣奶起孩子。一年不见，她瘦多了，衣装凌乱，毫不掩饰地袒露着双乳，让那孩子榨油似地连汗水带乳汁抽吸着。刚才我惊诧她那样小的身体竟背如此沉重的一垛湿柴，现在我怀疑她那容量不大的身体会被这小家伙吸空。

我一时难于将两次哺乳的印象叠合在一起。

一个3岁左右的小女孩挤过来叫妈妈，一问，竟是她的大女儿。而她，才23岁！

“嫁早了，后悔呀。18岁那年，县里文工队要我，可是我舍不得我男人，就和他结了婚。婚礼那天，按我们民族的习惯，我穿上破烂的白统裙和黑衣服，包头绕三绕，戴顶笠帽（下雨不下雨都得戴），后面跟两个陪娘，寨里的人用牛屎兑水泼我和陪娘……”

“为什么？”有人问。

“我们民族的礼性呀，老古辈就兴这样。进了门，新郎的姐姐为我洗脸洗脚，剪下三绺头发，然后让我踩在女房火边，他家的猪不杀好就不换裙。杀了猪，换过裙，太阳歪时，

寨里年寿高子孙多的老人拿一个煮熟的鸡蛋给新郎，他拿给我，我再拿给他，这样三回后，剥开鸡蛋，一人一半吃了，就算做一家了。这天请全寨的人都来喝酒吃饭。一边喝酒，一边有老人唱结婚道理歌。听我唱给你（唱歌），意思是：‘儿女大了，十七八岁不找伴不行了。一个人不好做饭吃，找个伴来，男女打伙吃，男女打伙睡。’我俩就这样做成了一家。”

“做一家好啊！你看娃娃长得多漂亮。”导演很善于制造气氛。

“你咋晓得！咋会比得做姑娘时自在。要是我不忙结婚，到县里去唱歌，到处见世面，像你们一样，那才活得像个人，懊悔呀！”阿攸突然显得有些伤感。

正在这时，她的男人到了。这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见到我们，有些腼腆。导演立刻瞎起哄：“嗬嗬！好一对牛郎织女，难怪阿攸舍不得到县里！”

“哪里是舍不得他！”阿攸脸微红，把衣服略略整理了一下，“要去县里，我心里也虚。他还读过两年小学，我是一天学不得上。”

“咋不上呢？”

“上不起，一年学费 22 元，还要自己买课本铅笔。那几年，22 元要苦好久才挣得呢。再说老人也不让女娃儿上学，他们说，女娃上了学，还是要嫁出去，不算人。”

“女人咋不算人呢！”导演愤愤然。

“不算的。按老规矩，老人不在（去世），财产只分给儿子，不分给女儿。要是只有女儿，财产就充公成为寨里大家